

墨子大全

第貳拾玖冊



墨子卷之二

親士

沛

墨子大全

〔第貳拾玖冊〕

墨子集解（二）張純一撰



蔣敘

墨家之學，融古今世界於一兼，由是樹其兼愛之說。經上云：體分於兼也。經下云：無窮不害兼。兼者，指總體言。體者，指別相言。故以萬物一體爲兼，而吾人之小己爲體。舉天下兼相愛，交相利，則吾人之小己，自咸在愛利之中。即使豎窮橫徧，世界無窮，人類無窮，皆不害吾兼之量。其道之廣大精微，與釋迦之無緣大慈符合。而舍身救世之精神，尤非他家所及。故在戰國時，鉅子輩出，與儒家分天下，非無因也。東漢以還，其學竟一蹶不振。或謂孟子力闢之故，豈其然乎？蓋其學說，愛無差等，上不容於專制之帝王，而枯槁不舍之行，下不宜於苟安旦夕之羣氓也。自晉魯勝注墨辯後，嗣響無人，遂致其

書訛舛踏駁、不可卒讀。清畢沅張惠言諸氏起。始校注墨子。至近時孫詒讓作閒詁、引證博瞻、勝於前賢。於是墨學乃由晦而明。顧書中具名學形學光學等原理之處、孫氏固未爲之說也。輒近歐西科學輸入。學者得據以釋墨、漸通涂逕。始歎墨子於二千餘年前、已有科學上之發明、豈徒其學說爲可貴哉。余夙好墨學、歷年搜集各家之說、頗思參以己見、彙萃成篇、以餉學子。因事未果、亦以學有未逮、故有待也。辛未秋、門下士黃警頑告余、漢陽張仲如先生著墨子集解、都四十餘萬言、極深研幾、經十有餘年之久、其稿擬由商務印書館梓行。余聞之喜欲先覩爲快。越三日。忽遇黃生及張君於途。余見張君、恍若夙契。詢墨稿事。張君曰、彼館以積稿過多、不願承印。今稿在旅次。言時、若有不豫色然。余曰、書賈無識、惟利是營、大都如此、不足責也。請攜

稿來、我當爲謀之。張君欣然。翌日、示其稿。余讀之。歎其搜輯之博、抉擇之精、非特可補孫氏之闕、且有時賢未及道者。蓋張君精研佛耶各教、故能將墨學之通於佛耶者、詳明疏證、而於援引因明以證墨經、尤多創獲。此可見世出世法、理本一貫。張君冥心獨悟、由人天教以進於一乘教者在此。初非援墨入耶、援墨耶入佛也。張君告余曰。際此國家昏亂、惟墨學足以救危亡。願將此書公諸社會。初不爲自利之計。余乃爲謀於丁君仲祐、由醫學書局刊行。而張君亟於返漢、校讐乏人、余復慨任斯責。時在客冬寒假之期。未屆一月。商務印書館卽遭兵燹。友人陳君柱尊、著有墨子閒詁補正、付彼館已五年、尙未排印成書、竟罹此劫。余君特爲文哀之。張君此書、向使彼館承印、當亦同付一炬。今竟幸免、蓋天之未喪斯文耶。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三月蔣維

喬序於因是齋

自敘

性契真常。惻惻乎歎體萬分而異染。心存寂定。淵淵乎鑒物萬殊而一宗。本原澄徹。悲智圓融。此墨子所以自苦而利天下也。墨學集成於墨子。與道儒鼎峙。其說多與孔老同。而猶獨鳴其異。如尙勞賤。務平等。宛爾農家。學兼名家。兵技巧家。又有今遠西光學。重學。羣學。計學等。不勝書。曰無窮。不害兼。曰愛衆衆世。若愛寡世。愛尙世與後世。一若今之世。直大宇宙之總。而通於釋氏無量之慈悲。謂目離識無見。謂火頓視不熱。示有非常。證無不去。眇理豐備。蓋於周代獨有至貴而著者矣。綜觀文子、莊周、列禦寇、尸佼、韓非、呂不韋、陸賈、劉安、賈誼、司馬遷、鄒陽、徐樂、班固、桓寬、葛洪、劉晝等書。皆孔墨儒墨對

舉允已。惜自唐韓昌黎以來無能讀墨子者。遜清乾嘉諸老取而掣校之功莫高焉。然闕誤猶不少。孫籀順作閒詁。搜羅富。甄討勤。大義粗明。而精蘊未嘗揭櫫也。余探索其書。管闕所及。頗欲詮表。民國八年春屬草。九年任南開燕京兩大學講席。撮要爲諸生解說。賡續鉤考。十年冬畢業。名曰墨家哲學。蓋本閒詁而成。閒亦竊附己意。都二十餘萬言。以不得善本校讎爲憾。承蔡君子民詳審云。專輯訂正閒詁各條爲一篇。名曰墨子閒詁箋。明學有所本。仍不苟同之義。余從之。校寫中得梁任公墨經校釋。知經下光學諸條位次錯亂。從而移正。經說下此然是必然則俱七字。蓬萊欒君調甫惠寄讀墨經校釋彙。知經說上戶樞免瑟。瑟通蠹之證。而經下鑑園景一條尤能證其錯簡。欒君又寄示胡適之小取篇新詁。校增或不是而然五字。復承章君太炎

繩削數事。並惠序。以墨書誼旨深遠。覬引起明哲宣究。梓行。時民國十一年也。旋補箋六十餘條。稍釋疑滯。又輯墨學與景教一篇。顯兼體弘兼用也。又輯墨學分科一篇。匯物論之不齊。攝政教於一本也。十二年夏。在滬覓得張皋文墨子經說解。知有勝義。閒詁漏引者不一。長沙曹鏡初遽於內學。以爲釋迦兼仲尼墨翟。故箸墨子箋。救世心殷。說墨書大要有三。曰仁曰儉曰勤。是已。又以貴義篇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之教。爲千聖所不易。信乎其知墨也。每篇必論列其所以更發明經與說各篇之讀法。其注經自他兼悟。凌駕諸家。馳書湘人購得之。喜極欲狂。河南鄧縣故友張子晉。箸新攷正墨經注。剖析名理。制義斬新。又箸大取篇釋義。以大取一篇。爲墨家與儒家辯論之書。駁儒家不兼愛。以己爲本位。分別厚薄之非。明墨家以人爲本。

位。故曰愛人不外己。而兼愛主義。不可動搖。蓋利中取大。得墨髓矣。至若疏通幽隱。解所不解。其餘事也。蜀之墨者。伍非百。寄示評梁胡變墨辯校釋異同。以經說上執服難成。言務成之。執服當作服執。言當作說。且以九則求執之。爲巧轉則求其故之說。均足證孫校之失。余因箸讀伍評墨辯校釋。商確旁行牒字之例也。伍君復寄贈墨辯解故。訂文標指。察名實於杪忽。是能昌明辯術者。十三年夏。至匡廬大林寺避暑。見太虛上人墨子平議。多精勘語。爲擬摘焉。十四年春。至北平。購得王湘綺墨子注。備資參證。夙聞王晉卿墨子斟注補正二卷。樹義精鑿。求之數年。不可得也。十五年三月。於張垣督署記室孫生至誠處。獲見陶廬叢刻本。墨子三家校注補正。附載桐城吳肇甫校訂數十條。並考定經下篇。如入寶山。搜之不餉。亟鈔之。案王校有萬歷本。

焦竑校本。俱孫氏所未見。而涵芬樓景印嘉靖本亦晚出。讀墨者宜稽式之。十六年三月。寓滬偶暇。亟據王懷祖伯申父子。俞蔭甫諸先生之說。並近人治墨諸書。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初學記等類書。檢覈閒詁。正譌補脫。期得墨學真詮。歷時年餘。積稿成帙矣。會樂君調甫泣滬。惠我墨學講義。其說光學極精。又以因明釋墨辯。能立能破。剴切得未曾有。商訂拙著。決旬。獲益匪淺。時十有七年六月也。忽因事返鄂。未能續學。十八年五月。覆勘藁草。舊著補箋。墨學分科。可存者皆附綴之。隅見闡揚墨旨。利世爲急。兼摯訓詁。達古誼耳。撰纂既夥。自非專爲閒詁作箋。甚覺原名不諧。質之名宿羅田王季羣。爲定今名墨子集解。實獲我心。欣遵之。時又購得蘇爻山墨子刊誤。及尹候青墨子新釋。尹釋多本王注。而義有獨到者。備城門諸篇。考證特詳。乃綜理

舊帙。通釋全書。終日覃思。屢忘寢食。引繹先輩未竟之緒耳。二十年春。講學於中華大學。蕭生樹植。假我劉師培墨子拾補。陶宏慶讀墨子札記。見可採者。悉補錄之。自親士至非儒諸篇。經吾友黃虛齋來覽一過。閒嘗斧藻其文。八月武漢大水。避地於滬。見張其鐸墨經通解與大取篇校注。又采錄十有一條。自民國八年迄今。每讀周秦漢魏諸書及內典。以至金石古文。歐儒著述。凡關墨學者。輒隨時掇記。稿五六易。聊罄蠡測。嗟嗟墨子。祖夏禹之勤勞。恢張顯學。本史佚之捷給。精辨語經。爲人重而自爲輕。亟偁晏子知道。於神厚而於體薄。無殊老氏存身設終與儒並行。歷朝學者格物詎涉渺茫。清代國交。雄辯當剖毫芒矣。今遠西所以富強者。藝事精而民財足。論理當而民智興耳。墨家均早服膺焉。而忘己利羣。慈祥尤不亞基督。胡爲乎豐蔀二千

年。邦乃不昌。咎其誰屬耶。然則學術之晦明。關係世運之隆汙也彰彰矣。茲篇據前賢諸說。擇善從長。拾遺義。振玄綱。昭示堅常。冀依世間有漏之道學。轉成世出世間無漏之至仁。庶冥符墨聖貴兼之真心。凡有血氣者。知天地萬物與我爲一。而交相尊親矣。副墨止此。吾才竭矣。有待來哲釐定者。又不知凡幾。竊歎墨道之大。一兼無外。總形名之異同。盡心力以利愛。鈞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誠東方文化之祕藏。世界大同之扁鑄也。願讀是書者。張皇幽眇。無欲惡而備世之急。則墨家薪火。世傳不絕矣。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下瀚張純一書於上海佛教居士林東樓

墨子集解十五卷目錄

敘 蔣敘 自敘

卷一 親士 脩身 所染 法儀 七患 辭過 三辯

卷二 尙賢上 中 下

卷三 尙同上 中 下

卷四 兼愛上 中 下

卷五 非攻上 中 下

卷六 節用上 中 節葬下

卷七 天志上 中 下

卷八 明鬼下 非樂上

卷九 非命上 中 下 非儒下

卷十 經上 下 經說上 下

卷十一 大取 小取 耕柱

卷十二 貴義 公孟

卷十三 魯問 公輸

卷十四 備城門 備高臨 備梯 備水 備突 備穴 備蛾傅

卷十五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雜守

附錄一卷

墨子佚文 墨稱之探本 墨子魯人說 墨子年代攷 墨儒之異同

墨子與農家及其源流 墨學與景教 讀伍評梁胡變墨辯校釋

墨子大取篇釋義敘

墨子集解卷一

漢陽張純一 仲如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修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孫詒讓墨子問詁云：畢說未確。此皆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定爲墨子所自著之辭也。又此篇所詁，大抵尙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尙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純一案孫說似未審。親士爲政治之本，修身爲教學之本，是墨家貴衆之密因。二篇均無子墨子曰：其文古樸淳茂，當爲墨子自著。惟親士篇中言孟賁與起之死，當爲後人所增竄。二千年來，偏重儒術，學者理想受縛，見道不徹，不幸甚矣。今分三項言之：（一）墨家親士，在使國君尙羣爲治。蓋道家上德若谷之指，不得謂儒家持論獨正也。（二）不親士則無賢可尙。親士卽荀子致士篇所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是實國治之先務。並非尙賢之餘義。唐以前本已如是，可見古人卓識。（三）古者農道儒墨諸家之學，恆互相通而難分。如親士尙賢與儒同，修身非戰無殊儒道二家。節用又農道儒三家皆然。豈獨親士與儒言相近耶？墨子以立國與基首在養士，養士多則賢才衆，而後其國可與國存。老子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親士者，尙賢之基本也。故以親士冠其書。英儒赫竹黎曰：智仁勇之民興，而後其國一富而不可貧，一強而不可弱，可爲親士之說明。荀子致士篇或本作此而作。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問詁：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

白虎通義三綱六紀云：君者羣也。卒